

# 创作学习资料

9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鲁迅论儿童文学 ..... ( 1 )
- 为了祖国的未来  
——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侧记 ..... 严 纪 ( 13 )
- 认真抓好少儿读物的出版  
.....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遇衍滨 ( 23 )
- 童话漫谈 ..... 严文井 ( 30 )
- 儿童小说，还是神童小说？ ..... 鲁 兵 ( 36 )
- 对科学幻想小说的两点看法 ..... 慕 鸿 ( 43 )
- 儿童文学反映工业题材的几点体会 ..... 楼耀福 ( 47 )
- 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一点体会 ..... 肖建亨 ( 53 )
- 科学文艺创作札记 ..... 叶永烈 ( 59 )
- 纳凉偶拾——儿歌谈片 ..... 圣 野 ( 66 )
- 读诗随笔（三则） ..... 黄亦波 ( 72 )
- 浅见数则 ..... 于 之 ( 77 )
- 编连环画文学脚本的方法问题 ..... 王星北 ( 79 )
- 连环画创作通讯——关于作品的基调 ..... 贺友直 ( 87 )
- 一孔之见——古装连环画、历史真实 ..... 王亦秋 ( 92 )
- 连环画姓“连” ..... 李大发 ( 95 )

重读《山乡巨变》连环画 ..... 鲁丁 (101)  
从事连环画创作四十七年——学徒生活 ..... 赵宏本 (105)

科学幻想小说：

深山探险记 ..... 雷鸿 (113)  
胡萝卜场地上的秘密 ..... 肖建亨 (119)

## 鲁迅论儿童文学

### 一、旧社会“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”；给儿童看的书，“昏话之多，令人发指”

不消说，作者的本意，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，但输入中国，结果却又不如此。首先的缘故，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，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，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，且不说他们的无钱买书和无暇读书。

《〈小彼得〉序言》（1929年）《鲁迅译文集》

第四卷第178页

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《儿童世界》之类，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，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。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，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，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。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，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，就要被塾师，就是当时的“引导青年的前辈”禁止，呵斥，甚而至于打手心。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“人之初性本善”读得要枯燥而死了，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页，看那题着“文星高照”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象，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。昨天看这个，今天

也看这个，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。

《朝花夕拾》：《二十四孝图》（1926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二卷第233页

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，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，所以没有留心；据看见过的说起来，看了无害的就算好，有些却简直是讲昏话。

《致颜黎民》（1936年4月2日）《鲁迅书

信集》下卷第974页

我仍间或发热，但报总不能不看，一看，则昏话之多，令人发指。例如此次《儿童专刊》上一文，竟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，应加倍治罪，此虽日本人尚未敢作此种主张，此作者真畜类也。

《致黎烈文》（1936年9月28日）《鲁迅书

信集》下卷第1044页

大约是因为经过了“儿童年”的缘故罢，这几年来，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，教训呀，指导呀，鼓励呀，劝谕呀，七嘴八舌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，是看了要头昏的。

最近，二月九日《申报》的《儿童专刊》上，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《武训先生》。它说他是一个乞丐，自己吃臭饭，喝脏水，给人家做苦工，“做得了钱，却把它储起来。只要有人给他钱，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”。

这并不算什么特别。特别的是他得了钱，却一文也不化，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。

于是这篇《武训先生》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：

“小朋友！你念了上面的故事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。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，是一个乞丐，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，那么，他大约要自愧弗如，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。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，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，回问作者道：

“大朋友！你讲了上面的故事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附集》：《难答的问题》

（1936年）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

459页

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，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呀，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。自然，这两位，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，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，却似乎迂远一点。

他们俩，一位是文官，一位是武将，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，要来模仿他，他就先得在普通学校毕业之后，或进大学，再应文官考试，或进陆军学校，做到将官，于是武的呢，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，死在牢狱里；文的呢，起兵失败，死在蒙古人的手中。

宋朝怎样呢？有历史在，恕不多谈。

不过这两位，却确可以勉励现任的文官武将，愧前任的降将逃官；我疑心那些故事，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，不知怎么一来，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，要不然，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：《登错的文章》（1936

年）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460页

二、儿童文艺工作者必须“注意将来”，绝不可“向后转”；“为了新的孩子，一定要给他新作品”

孩子长大，不但失掉天真，还变得呆头呆脑，是我们时时看见的。经济的雕敝，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，不是教科书，便是儿童书，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。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？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？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，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。

《准风月谈》：《新秋杂识》（1933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五卷第215页

顽劣，钝滞，都足以使人没落，灭亡。童年的情形，便是将来的命运。我们的新人物，讲恋爱，讲小家庭，讲自立，讲享乐了，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，学校教育的问题，社会改革的问题。先前的人，只知道“为儿孙作马牛”，固然是错误的，但只顾现在，不想将来，“任儿孙作马牛”，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。

《南腔北调集》：《上海的儿童》（1933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434页

十来年前，叶绍钧先生的《稻草人》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。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，而且也没有人追踪，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。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，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，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；甚至至于“仙人下棋”，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；还有

《龙文鞭影》里的故事的白话译。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，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，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，那么，那“有益”和“有味”之处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《〈表〉译者的话》（1935年）《鲁迅译文集》第四卷第225页

中国是改革过的了，孩子们当然早已从“孟宗哭竹”“王祥卧冰”的教训里脱出，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“儿童年”，爱国之士，因此又想起了“小朋友”，或者用笔，或者用舌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。一个说要用功，古时候曾有“囊萤照读”“凿壁偷光”志士；一个说要爱国，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，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。这些故事，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，但万一有谁相信了，照办了，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呵德。你想，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，那岂是一件容易事？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，倘去凿壁，事情就更糟，无论在那里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，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，雇人去修好。

请援，杀敌，更加是大事情，在外国，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。他们那里的儿童，着重的是吃，玩，认字，听些极普通，极紧要的常识。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，那当然也很好，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，仍如飞剑一样，非上武当山寻师学道之后，决计没法办。到了二十世纪，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，飞行机，是实地上成功了，但《龙文鞭影》或《幼学琼林》里的模范故事，却还有些难学。我想，便是说教的人，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。

《且介亭杂文》：《难行和不信》（1934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40页

《金时计》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，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，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。译它在这里：“……我想，为了新的孩子们，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，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。”

.....

译成中文时，自然也想到中国。

《〈表〉译者的话》（1935年）《鲁迅译文集》第四卷第224页

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，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，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，放在青年们的周围，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。

《准风月谈》：《由聋而哑》（1933年）  
《鲁迅全集》第五卷第221页

今年是儿童年。我记得的，所以时常看看送给儿童的玩具。

.....

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：姨太太，雅片枪，麻雀牌，《毛毛雨》，科学灵乩，金刚法会，还有别的，忙个不了，没有功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。虽是儿童年，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，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，一切都是照样抄。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，那情形就可想而知。

但是，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。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，染成红绿，连着一排，筒内藏一个弹簧，旁边有一个把手，摇起来就格格的响，这就是机关枪！也是我所见的唯一的创作。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，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，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，大抵投给我们一

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。

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，毫不愧恧，因为这是创作。前年以來，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，好象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，现在沉默了，那高洁也就渺渺然，茫茫然。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，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。他们，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，更其值得赞颂的，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。

《花边文学》：《玩具》（1934年）《鲁迅全集》第五卷第401页

### 三、“给儿童看的图书必须十分慎重”， 没有“切实的知识的画家，决难胜任”

孩子是可以敬服的，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，想到花卉的用处，想到昆虫的言语；他想飞上天空，他想潜入蚁穴……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，做起来也十分烦难。即如《看图识字》这两本小书，就天文，地理，人事，物情，无所不有。其实是，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，下至苍蝇之微，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，决难胜任的。

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，将他们看着一个蠢才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。即使因为时势所趋，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，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。于是他们长大起来，就真的成了蠢才，和我们一样了。

然而我们这些蠢才，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。只要

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，给“小学生”，“小朋友”看的刊物，特别的多就知道。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“儿童文学家”了么？我想：是并不然的。

我到市上去，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“国难后第六版”的《看图识字》。

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，但这且不管他。图画又多么死板，这且也不管他。出版处虽然是上海，然而奇怪，图上有蜡烛，有洋灯，却没有电灯；有朝靴，有三镶云头鞋，却没有皮鞋。跪着放枪的，一脚拖地；站着射箭的，两臂不平，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，更坏的是连钓竿、风车、布机之类，也和实物有些不同。

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，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《日用杂字》来。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，使她们能够记帐的书，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，图画也很粗劣，然而很活泼，也很象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作画的人，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，一个“萝卜”，一只鸡，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糊，画起来当然就切实。现在我们只要看《看图识字》里所画的生活状态——洗脸、吃饭、读书——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，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，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，装了全家，既不阔绰，也非精穷的，埋头苦干一日，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，孩子得上学校，自己须穿长衫，用尽心神，撑住场面，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，观察事物，修炼本领呢？况且，那书的末页上还有一行道：“戊申年七月初版”。查年

表，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，即西历一九〇八年，虽是前年新印，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，已是一部古籍了，其奄奄无生气，正也不足为奇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》：《〈看图识字〉》（1934

年）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28页

只看一个人的著作，结果是不大的；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。必须如蜜蜂一样，采过许多花，这才能酿出蜜来，倘若叮在一处，所得就非常有限，枯燥了。

专看文学书，也不好的。先前的文学青年，往往厌恶数学，理化，史地，生物学，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，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，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，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，一味钻在文学里。譬如说罢，古人看见月缺花残，黯然泪下，是可恕的，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，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。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，那他就是糊涂虫。不过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，所以现在说不出那些书合适，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科学书里，也许有几种，让调查一下再说罢。

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，借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。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；我是看的，但不看什么“获美”“得宝”之类，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，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，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。

《致黎民》（1936年4月15日）《鲁迅书

信集》下卷第982页

#### 四、儿童作品“要浅显而且有趣”， 注意儿童的特点

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，要浅显而且有趣的。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，有做的，也过于高深，于是就很枯燥。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，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，并且插许多图画的；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。至于作文者，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，再看看文艺书，就够了。

《华盖集》：《通讯》（1925年）《鲁迅全

集》第三卷第20页

这诚如序文所说，是一篇“象征写实底童话诗”。无韵的诗，成人的童话。因为作者的博识和敏感，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。其中如金虫的生平，菌类的言行，火萤的理想，蚂蚁的平和论，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。

《〈小约翰〉引言》（1927年）《鲁迅译文

集》第四卷第5页

在开译以前，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。第一，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，介绍一点进中国来，以供孩子们的父母，师长，以及教育家，童话作家来参考；第二，想不用什么难字，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。但是，一开译，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，孩子的话，我知道得太少，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，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。

《〈表〉译者的话》（1935年1月）《鲁迅

译文集》第四卷第225页

凡学习外国文字的，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，我以为不能算不对，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，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，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，不敢意译，令读者看得费力。

漫录《译〈小彼得〉序言》（1929年）《鲁迅译文集》第四卷第177页

自从所谓“文学革命”以来，供给孩子的书籍，和欧、美、日本的一比较，虽然很可怜，但总算有图有说，只要能读下去，就可以懂得的了。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，便竭力来阻遏它，要使孩子的世界中，没有一丝乐趣。

《朝花夕拾》：《二十四孝图》（1926年）  
《鲁迅全集》第二卷第232页

对于童话，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；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，称作先生，失了人类的体统；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，违背共和的精神。但我以为这似乎是“杞天之虑”，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。孩子的心，和文武官员的不同，它会进化，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，到得胡子老长了，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。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，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。倘还想，那是生来的低能儿，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，也还是毫无出息的。

但是，现在倘有新作的童话，我想，恐怕未必再进封王拜相的故事了。不过这是一八四四年所作，而且采自民间传说的，又明明是童话，所以毫不足奇。那时的诗人，还大抵相信上帝，有的竟以为诗人死后，将得上帝的优待，坐在他旁边吃糖果哩。然而我们现在听了这些话，总不至于连忙去学

做诗，希图将来有糖果吃罢。就是万分爱吃糖果的人，也不至于此。

沈从文《集外集拾遗》：《〈勇敢的约翰〉校后记》（1931年）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第

596页

我近来常想，人情中真而且有趣的事，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，也有的，也过于烦腻了。董生拍于（载江苏人民出版社编：一九七八年八月《出版通讯》专辑）

都县新发现的秦汉高官墓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，但章子才无端对皇朝表示不满，认为秦人丁夫，坐武非君，而御史则不许其平郊野以耕种。并指出秦始皇不喜文帝心田于耕，怕梁王公孙弘好讥刺，便下诏书以“惠之天下”等语，使高祖留名于后世。但御史令同不苗员官司耕水田。章子才去高祖时人臣下得恩泽，丁夫朱干皆人面麻人耳耕浪音贤良上书直谏，丁学儒点一骨董要策来攻，章子才不半听劝阻。且谓孙策来坐县衙，慰王孙。品级既出王陵县丞以上，且长，以及他事，皆不录。但御史令未剖验，是先，御章子才高官墓，并照。一说御史令采且而，御史令四四八一县立甚不。丁事茹的脉既卧井太深，人皆曲仰视。清虽不奉如视，御童县即脚又，御史表曲高坐，青黄首寄土膏露。自天人声伏以享神宫，帝土青华去升致于至不急，那些多下碑志歌乐舞而然。聊果熟知此

## 为了祖国的未来

五月九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在京的新老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四十余人举行座谈，请他们出主意想办法，繁荣少儿读物的创作和出版。敦请作家们赶快动笔，为孩子们多写书，写好书。会议主席严文井同志在开幕词中，把少儿读物奇缺的状况概括成四个“二”：少年儿童读者二亿左右；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二十名左右；全国少儿读物编辑人员二百名左右；去年全国出书二百种左右。这四个“二”，说明了孩子们的书荒严重，解决孩子们嗷嗷待哺的精神食粮问题，不仅是二亿儿童的热切要求，也是作家们自己的衷心愿望。为了几亿孩子的成长，为了祖国的未来，应邀的作家都十分踊跃地赶来参加座谈会。《班主任》的作者，年青的刘心武同志赶来了，谢冰心老人赶来了，叶圣陶老人扶着拐杖赶来了，瘫痪了几十年的高士其老人坐着手推车赶来了，凡是能来的都来了。座谈会上，老作家纷纷表示要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新一代；青年作家立志要以老一辈作家为榜样，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。不能亲自参加座谈会的作家也送来了书面发言。只要看一份左手写来的发言，你就会知道，因为孩子们没有书读，儿童作家们的心情比一

般人更为焦急。

## 左手写来的发言

著名的老作家张天翼同志，曾经为孩子们写过许多优秀作品，受到小读者们的热爱和尊敬。要是他能够参加座谈，和大家一起讨论他所关切的，关于给孩子们写书的问题，该有多好啊！但是，张天翼同志身患重病，还不能走路，右手也还不能写字，怎么办呢？老作家的心，一颗热爱孩子热爱革命的心是关不住的，张天翼同志伏在病榻上，用左手写来了《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》的发言稿，表达了他的心意！

张天翼同志说：“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这个会，我打心眼里高兴，因为重病我不能参加，不能和大家交谈，但我要尽力表明一点我的心意。

过去，我曾多次为孩子们讲过话，今天，我还要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：孩子们需要文艺作品。

我国有几亿儿童，可为孩子们写作的叔叔阿姨少得可怜。过去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关心，过问儿童文学，也曾经产生过一些好作品，但都被‘四人帮’打入冷宫，孩子们读不到。现在‘四人帮’粉碎了，华主席非常关心儿童文学，我们又有了写作条件，让我们赶快把孩子们从饥饿中救出来吧！

儿童文学是重要的教育工具，它关系着我们后一代走什么道路、做什么样人。我们都有子女，都希望把自己的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——共产主义的接班人，能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。那我们就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吧！我还希望有关部门都要经常关心儿童文学，不要只到每年‘六一’节